

# 中国学术新证

ZHONG GUO XUE SHU XIN ZHENG

黄懿陆 著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 中国学术新证

黄懿陆 著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学术新证 / 黄懿陆著. --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4.5

ISBN 978-7-222-07708-9

I. ①中… II. ①黄… III. ①文化史—云南省—文集  
IV. ①K297.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73848号

出品人: 刘大伟

责任编辑: 段金华 赵红

装帧设计: 康双贤

责任校对: 陶汝昌

责任印制: 杨立

### 《中国学术新证》

黄懿陆 著

出版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编 650034

网址 <http://ynpress.yunshow.com>

E-mail [ynrms@sina.com](mailto:ynrms@sina.com)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36

字数 570千

版次 2014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刷 云南南方印业有限责任公司

书号 ISBN 978-7-222-07708-9

定价 58.00元

如有图书质量与相关问题请与我社联系

审校部电话: 0871-64164626 印制科电话: 0871-64191534

# 前 言

中国有系统的学术研究，大约是从司马迁开始的，距今已经2000多年了。然而对学术史的研究和剖析，先有梁启超先生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章太炎、刘师培等撰，徐亮工编校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其后有钱穆先生撰写的影响不亚于梁先生的同名著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专门对明清以来的主要学术成就进行总结、阐述和论证。

2002年，张国刚、乔治忠撰写的《中国学术史》出版，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从先秦到清末中国学术发展的基本脉络和主要成就，对三千年间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实学等传统学术及其风气的流变进行了适当的论述。该书在充分论述各个时期主要学术思潮的历史特征的同时，综合介绍了其他领域的学术成就。全书文字简洁流畅，重点突出、通俗易懂，是一部具有极高学术品位的概论学术专题史读物。到了2006年，步近智、张安奇出版《中国学术思想史稿》，全面系统阐述了人类社会从有意识时期开始至辛亥革命历史时期的学术思想，历代思想家和学者在其学术著作中的理论思维的演变、发展及其学术意义和历史贡献，昭示了中华优秀的思想传统和辉煌的人文精神。

对新中国诞生以后的学术史研究，所追溯到的学术凡是早到先秦的，其所依据的基本材料都是传说，研究的材料几乎都来自文献和已有定论的学术思想的阐述，少有依据考古材料的涉及和剖析。这就是我的这部书名由来的原因。

我的研究，在于给学术史的研究者提供新的依据和资料。这些依据和资料来自于我对新出现和既往一些考古出土发掘出来的资料的误读或不全面的解读注入新的诠释和剖析。在具有开拓性的课题研究当中，我发现了一些学者在研究工作中的狂躁情绪，比如对山西陶寺遗址所谓“尧”字和“土”字的研究，其实只是一个数字卦和太阳图像的组合，揭示的是当地日常生活其中的一个故事或一段史实，并非其他文字。我还发现了一些学者的偏执，比如对良渚文化的遗址所见符号的解读，这

里本是一个百越民族的历史文化区域，我们在解读这里的语言文字符号时，绝对不能脱离这个历史上绝非汉族文化传统的实际，去考虑使用古代汉语的知识来识别这里的历史文化。针对这个问题，我也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比如对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仰韶文化“人面鱼纹”像，考古发掘以来，学术界对它的解读至今有30多个，为什么偏偏要使用一个武断的“发髻说”来“一定终身”，这本身就是一种不明智的甚至脱离了基本科学研判的研究方法，更是考古学研究方法所不齿的大忌。我使用了科学的易学数卦的研究方法，重新对其解读，发现这对阴阳图像其实是有规律的数字卦组合，其组合的科学基础来自远古云南抚仙湖水下遗址出现的人工使用金属器雕琢在石质构件上的日月人图像，于是，我终于揭示出了一个千古之谜。所谓仰韶文化，其实与远古云南的抚仙湖水下遗址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而《中华民族遗传学多样性研究》就明确指出，仰韶文化的起源与五六万年前在东南亚一带生活的现代智人集团的迁徙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这项现代分子人类的研究，启动于中国、法国、英国、美国、俄罗斯、澳大利亚、印度、巴西、黎巴嫩、南非这10个国家人类学家在2005年一次全球性伟大的研究行动。他们的研究成果是我研究结论和探索动力的科学支撑。

在这本书中，我明确提出了构建“中华抚仙学”学科的思想，认为只有开展“中华抚仙学”的研究，才能寻找得到中华文明的真正源头。结合上述现代分子人类学的研究，五六万年前生活在东南亚的人类必须有一个落脚点，有一个集体生活的精神家园，有一个集结行动统一思想的大本营。这个至善至美的地方在哪里呢？它其实就在四季如春美丽云南的滇中地区，具体地点就是现在的抚仙湖旅游名胜风景区。目前，在抚仙湖东岸距离水边120米到480米的地方，沉陷着一个2.4平方千米的石质建筑群落。在这个由30个石质建筑组合形成的大型聚落中，还夹杂着一些干栏建筑，西方的建筑特征与东方建筑特征汇合在一起交相辉映，显然这里就是一个东西文化交汇的地方，也是一个适合东西方人类生活的乐园。以上10个国家的人类学家认为，五六万年前的现代人生活在东南亚，他们曾经两次大规模地进行群体大迁徙，一次发生在3万年前，另一次发生在2万年到1.5万年前。最明显的是第二次迁徙，人类学家们明确提出其迁徙路线是三条，其迁徙路径，最后的归宿就是从远古云南境内向东亚、西伯利亚包括仰韶文化诞生地一带迁徙之后萌发出了各地的

文明之花。

我们研究发现，抚仙湖水下遗址出现人工使用金属器雕琢在石质文化构件上的文字符号、图像，竟然与两河流域、埃及、印度、玛雅、欧洲考古遗址出现的文字符号、图像一致；这里沉没的石质建筑乃至金字塔也与两河、埃及、玛雅的塔形建筑相同。值得注意的是，抚仙湖水下遗址出现的人工雕琢的文字符号、图案，同时也与中国境内发现的文化遗址出现的文字符号、图案相同。考古证据的出现，印证了人类学家关于现代人祖先迁徙的基本观点。最重要的是，这个建筑为什么沉陷水下，为什么没有倒塌，为什么大于现代中国的一些县城？比如云南文山州的西畴县，面积1.6平方千米；比如云南省2012年前尚未淹没时的昭通绥江县城，面积2.1平方千米。抚仙湖水下遗址，甚至大于世界上的一些国家。比如梵蒂冈，面积0.44平方千米；比如摩洛哥希亚共和国，面积0.025平方千米；比如圣马力诺，面积1.96平方千米。抚仙湖水下遗址于1999年被发现，2001、2006、2007年三次进行过科学考察，已经在石质建筑上发现了一些人工使用金属器雕琢的文字符号和图案，因为不能被释读，即使使用现代的传统研究方法也根本不能正确释读，因而被中国学术界避而远之，甚至一些权威部门也不能容忍这个石质建筑遗址的实际存在，千方百计去无视这个遗址的实际存在。在重重压力甚至遭到各种非议的前提下，从2008年开始，我先后研究出版了《人类文明溯源——中国抚仙湖水下古迹与苏美尔人研究》《中国文明起源——从1.7万年到春秋战国的易学模式》《商族源流史》《史前易学——人类文明起源的百科全书》《中华布洛陀神史》《中国岩画史论》《中华民族起源》等著作，主编《中华历史文化探源——云南抚仙湖与世界文明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藏彝走廊历史文化研究》《中国抚仙湖文明的影响和传播——纪念抚仙湖水下考古研究12周年论文集》《中国盘古文化暨大王岩画研究》等书，都是认真去解读已经发现的文字符号和图案，倾尽心力对抚仙湖水下遗址进行深层次研究和探索的科研成果。同时，也是我为中华民族和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做出的微薄的努力和贡献。我的一系列有根有据的学术著作，一个已经形成体系的运用多种学科知识的论证系统，一个以考古证据不断相互印证得出一致结论的学术观点，绝对不是一个没有研究抚仙湖水下遗址，也不关注抚仙湖水下遗址文字符号、图案的学者能够以一句简单的“不相信”的话语能够否定了的。

2010年7月18日，黄晓峰、陆静在《东方早报》发表文章，题名为《罗泰谈中国考古的缺失》。介绍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位教授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评价中国考古学的基本观点。其中，罗泰谈到研究方法时，认为“历史学家现在也越来越喜欢运用非文字材料，但是我发现往往考古学家用历史文献材料的时候，在方法上存在缺陷。文献有一套适合自己的研究科学，真的要对此做出贡献的话，必须对文献学有很深的了解。但99%的考古学家其实对这个领域并不了解，而且考古学家有时在运用这些文献的时候显得别扭，还不如不用，把这类的工作交给真正以文献为本的历史学家。反言之，历史学家用考古材料也有类似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按照作为一个喜欢考古学研究的我的观点，就是因为古代社会与今天的情况有着非常大的差异，我们不能试图依赖今天的生活方式去理解古代人的生活习惯。比如，我们今天多见现代人头上的发髻，而考古发现仰韶文化时期当地人类头上出现的并不是发髻，而是数字组合形成的易卦。关于这一点，我在书中有比较细致的解释。由于不清楚中国乃至世界的文明史是从日月、男女、奇偶数字、阴阳三角形的对应关系当中开始的，所以，美国学者罗泰认为，“如果将古老作为标准，那么第一名就是两河流域，其次是古埃及，再下来是印度河流域，之后是中国，接着可能是南美，最后是非洲。但毫无疑问的，各个文明还有其他内在的东西，是否发生得最早不很重要。想象下，一个家族中并不一定是老人在历史上最为杰出，也许老三更伟大。李学勤教授也很直接地指出，再怎么研究也无法将中国的文明变得和埃及、两河流域一样早”。看来，著名学者李学勤先生屈从了美国学者的主张，不再具有探索精神了。一个以倡导“走出疑古时代”，并且能够利用进入“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机会力图证明中国考古证据能够使神话进入历史的学者，提出一个观点是要负责的。但是，先生却在自已研究工作的领域内打了退堂鼓，在声势浩大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求证无果的情况下，先生认同了中华文明的晚出。他之所以无奈，乃是因为没有注意到抚仙湖水下遗址的实际存在，以及不仔细、认真地关注对这个遗址已经出现的文字符号和图案的解读。我曾经在先生家里向他介绍过抚仙湖水下遗址出现的重要文字符号和图案，但先生却不让我过多地介绍研究证据，认为他自己会去读我的书。作为一个领军中国学术界的著名学者，他会认真去读我的书吗？先生曾经炽热地探索过古体六字的起源，也下大功夫去探求

《周易》的起源，但是他不知道这个六字的祖宗和易经起源的考古证据，就由中国人的祖先使用金属器镌刻在抚仙湖水下遗址的石质构件上。中国明星学者易中天也发表文章，认为中国文明史不能再说“上下五千年，而是3750年”。并且，他在积极践行“易中天中华文明史”的写作，以证明自己的学术主张。其实，他们根本不明白也不可能深入触及抚仙湖水下遗址的研究，因而尚未知道抚仙湖水下遗址蕴涵着的能够从根本上扭转和改变学术界对中国历史基本看法的重大意义。他们还不明白这个道理：文献记载和考古材料并不完全一致。考古材料在每个时代都有变化，而文献资料又比较笼统，而且资源匮乏，两者之间甚至互相矛盾。一件考古证据的出现，一个新的考古遗址的研究，都是对文献记载新的挑战 and 权威性诠释，都是对文献记载进行否定的致命证据。复旦大学的陈淳教授在《考古学理论》当中，认为中国考古学的研究尚未达到高层次的成就，仍然立足于低层次理论的类型学和层位学方面的诠释。实际上，从数的起源来研究中国现有发掘的文化遗址，关注抚仙湖水下遗址的实际存在，积极参与抚仙湖水下遗址的探索和研究，就能够解决好这些矛盾。而这些矛盾解决之后，我们就会明白，原来，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的排列当中，中国处于第四的排位就会从目前的排位走到两河流域前面，以恢复历史上的本来面目，乃至成为最早的世界文明古国。

倘若要解决这些矛盾，只要熟悉中国古体书写数字从一到十的基本写法，只要去研究数字卦起源的基本占筮方法，特别要关注到云南各少数民族还在使用的鸡卦占筮法，结合易学理论去研究抚仙湖水下遗址与世界文明遗址和中国各地文化遗址彼此一致的内在关系，就会得出我一系列研究著作的基本结论；就可以得出抚仙湖水下遗址的实际存在，就足以证明中国是世界第一文明古国的观点。中国古老的文明是伟大的，中国在世界文明史当中的地位不是“老三”和“老大”的关系，而是始终就是处于老大的地位。所谓两河流域、埃及、印度及其欧洲、南美的文明，都是从抚仙湖遗址陷落之后，从远古云南迁徙过去的文明星火之燎原。尽管文明星火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燎原得非常缓慢，但是其文字以数字传播的方式的考古证据一直在中国本土上源源不断出现。任何学者也不会否认，数字就是文字，任何字典无不把数字作为文字列入其中。研究文明史的学者，谁也不会否认文字就是文明起源的基本要素之一。仅从文字的起源来看，中国文字在世界上的出现是最早

的，而且从抚仙湖水下遗址时期一直使用到现在，这些考古证据的出现距今已经有2万多年了。

为了阐明我的学术主张，同时向中国学术史研究者提供新的证据，于是，我写出了这本书。书中最后一辑为新闻界对我学术观点的通俗解读，为了方便读者对于本书基本观点的领会和理解，所以附录于后。

黄懿陆

2014年8月24日

# 目 录

前 言 .....黄懿陆 (1)

## 第一辑 构建中华抚仙学

人类文明起源真相.....	(3)
中国远古时期部落集团识别.....	(11)
中国天文学在远古云南起源.....	(28)
抚仙湖水下遗址使中国进入信史时代.....	(38)
构建中华抚仙学的设想和意义.....	(59)
走出中华文明起源研究误区的“抚仙学”.....	(106)
中国文明始于抚仙湖水下遗址时代.....	(114)
中国抚仙湖水下遗址研究触及社会历史重大问题.....	(124)
中国数字化时代从抚仙湖水下遗址时期开始.....	(144)
抚仙湖水下遗址研究需要经过五种途径.....	(155)
布洛陀和姆六甲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精髓.....	(163)
中国青铜器的发展历程.....	(176)
陶的起源和发展.....	(188)

## 第二辑 考古学、易学和文字学

《20世纪中国学术大典·历史学》的缺失.....	(195)
《周易》申遗与抚仙湖水下遗址保护.....	(207)
学术界对《周易》源头的探索.....	(226)
从远古云南迁徙的仰韶文化.....	(241)
良渚文化时期的鸟图腾.....	(252)
良渚文化处于图文记事时代.....	(262)
云南保山施甸狮子山岩画数字卦.....	(268)
山西陶寺遗址数字卦.....	(280)
河南“鹤鱼石斧图”的数字卦.....	(290)
从抚仙湖畔到剑川海门口遗址的数字卦.....	(296)

## 第三辑 滇学研究

学山遗址与学术史.....	(305)
---------------	-------

古滇王国的历史渊源及其研究现状.....	( 308 )
抚仙湖畔古代蹲葬习俗溯源.....	( 319 )
李家山遗址是王族墓葬地的文献和考古证据 .....	( 331 )
句町国政治中心地望及其后裔.....	( 339 )
哀牢国研究 .....	( 349 )
元江“五福玉玺” .....	( 360 )

#### 第四辑 藏彝走廊研究

藏彝走廊可以解读和记史的史前岩画.....	( 371 )
藏彝走廊和绥江岩画探源.....	( 382 )
藏彝走廊主要研究成果简述.....	( 398 )
藏彝走廊见证中国占卜术发展的两个阶段 .....	( 404 )
中国藏彝走廊研讨暨绥江岩画论证会简述 .....	( 412 )

#### 第五辑 岩画中的历史

大王岩画的易学阐释.....	( 419 )
大王岩画是文献记载盘古神话的考古载体 .....	( 436 )
彝族十月太阳历起源真相.....	( 445 )
绥江岩画揭示彝族六祖分支真相.....	( 470 )
怒江福贡碧罗雪山岩画数字卦.....	( 493 )
从绥江岩画看彝族先民发展史.....	( 503 )
中国绥江岩画研究方法.....	( 508 )
绥江岩画的发现、研究、保护和开发利用 .....	( 516 )

#### 第六辑 附录

惊天发现跨越两万年绵亘时空.....	熊 玲 ( 527 )
走出文献的云南远古史	
——黄懿陆《云南两万年》简评.....	李 刚 ( 537 )
云南专家破译5000年前文字“鸟在风中飞，鸟在山下飞，鸟在山上飞”	
.....	汤兴萍 ( 540 )
黄懿陆：站在历史的沟壑欣赏中国灿烂文化 .....	杨发慧 ( 545 )
捐资助学 情系桑梓	
——访云南省著名历史文化专家、文山学院客座教授黄懿陆.....	龙 符 ( 552 )
远古云南：世界文化的中心.....	黄 暖 ( 556 )
后记 .....	( 560 )



第一辑 构建中华抚仙学



# 人类文明起源真相

## 一、中国境内出现一座古老的史前巨石建筑

正常情况下，学术界认为文明起源的四大要素为青铜器、文字、大型祭祀中心和城市。这个标志对于中国学术界而言，是非常头疼的。因为按照这个标准，只有到了殷墟时期，中国才算是进入到了文明时期。而我们通常习惯说的是“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但在殷墟之前，中国境内无论如何是寻找不到四大要素集中于一个遗址的样板。所以，易中天才斗胆认为不能再说“中国上下五千年”，只能说是“3750年”。其主要依据就是中国学术界认为二里头是夏代遗址，但是发掘下来，这个遗址的断代怎么也到不了夏的积年。说实话，这个问题已经让中国学术界伤透了脑筋，现在，一些无事生非的文明起源探索者又提出来了这样一个问题：史前有无巨石建筑，也应该是文明的标准之一，而在中国早期的环境里，则是从来看不到巨石建筑的。提出这个问题的是一本叫作《文明大趋势——中华文明及其命运》和《新文明简史》的书，在近日微信上面出笼的“全球文明同源论坛”，也提出了这个尖锐的问题。

中华文明西来说者认为在谈及“中国历史悠久”时，让中国人每每感到尴尬的是没有足够的证据，在最为明显的建筑史上也寻找不到足以证明中国“悠久”于其他古国的证据，因为中国缺乏与“西方媲美的石材建筑”。尽管中国在春秋时期出现过一种“石棚文化”，但是这种石质建筑毕竟比西方晚了2000多年。所以，中国古代欠缺巨石建筑，表明中国新石器文明不发达。“古代中国确实没有呈现一个完整的文明发展序列，不仅没有出现巨石建筑时期，而且缺乏金属冶炼的研发时代，随后的车轮与战车也都已证明是从西方引进，文字产生也比西亚地区晚了大约2000年。所以，中国文明的产生主要是依靠以地中海东岸地区为核心的西方文明向中国传播，而非独立起源”<sup>①</sup>。

<sup>①</sup>苏三：《文明大趋势——中华文明及其命运》，中国商业出版社2014年版，第54页。

在古老中国地面上，保留相对完整的建筑莫过于山西省五台山上的南禅寺，年代上可以推及唐代，这是中国建筑史上值得骄傲的一件事。在建筑史上，人们都没有听说过和相信中国大地上尚还存在年代超过南禅寺这样的早期建筑。但是，南禅寺的年代早虽及唐，却是土木结构，而非巨石建筑。早期巨石建筑是新石器文化时期城市的标志，是人类文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欧洲史学家诺曼·戴维斯说：“（欧洲）晚期新石器文化通常与宏大的巨石建筑联系在一起，从简单的石桌状墓或糙石巨柱，再到巨型墓室、石板街道和巨石圈”。英格兰西南部的史前“巨石阵”就是一个巨大的建筑。根据2013年4月的最新发现，史前巨石阵附近1公里处发现人类活动遗迹，开放大学考古学家大卫·雅克斯和同事研究认为，英国巨石阵的历史可追溯至9500年前，这比之前预期的时代早了5000年。科学家认为，巨石阵整个工程前后进行了数百年，才能成为同状况的建筑格局。但是，这里并不是巨石阵石料的出产地，科学家们认为，巨石阵的石头来自威尔士。迄今为止，没有人知道古代的威尔士人如何把这些几十吨重的巨石运到三百多公里之外的这个地方来。

英国巨石阵由几十块巨石围成一个大圆圈，就像一个小型的石林景区。构成巨石阵当中的一些石块足有8米之高。没有人确切知道当初建造它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同样也不知是些什么样的人为什么建造了它们。一些研究者指出，巨石阵不仅在建筑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在天文学上也同样有着重大的意义：它的主轴线、通往石柱的古道和夏至日早晨初升的太阳在同一条线上；另外，其中还有两块石头的连线指向冬至日落的方向。人们猜测，这个巨石阵很可能是远古人类为观测天象而建造的，可以算是天文台最早的雏形了。一些科学家则认为圆形石林是早期英国部落或宗教组织举行仪式的中心，人们很可能在季节变化之际在那里举办活动。

巨石建筑大量使用石材，而石材的应用需要精细的技术，远古时期著名的巨石建筑有埃及结构复杂的金字塔，有地中海马耳他岛上5000多年前的石头神庙，还有希腊克里特王宫，古罗马著名的斗兽场等等。于是，一些人眼中只看见西欧规模宏伟的巨石建筑，便认为东方特别是古老的中国在建筑史上一文不值，没有令人艳羡的史前建筑，也没有震撼世界的巨石建筑，更不可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就是面对抚仙湖水下遗址2.4平方千米石质建筑群落的出现，他们竟然也可以这样胡说：这样巨大的石质建筑只有西方才可能出现，既然出现在古老的中国，特别是出

现在云南，那么，抚仙湖水下遗址就不可能是一个真实的存在！

一块块巨石，小的宛如洗脸盆，大的上千斤重甚至数千斤，根据《抚仙湖水下考古》<sup>①</sup>的介绍，这些石头都不是建筑所在地的特产，而是来自附近一个叫作“磨刀山”的地方。这座山距离抚仙湖水下遗址600米，根据云南省地矿局实验室对一块编号为G6样石的检测，抚仙湖水下遗址使用石头与“磨刀山”相同，均为红砂石，可以肯定水中材料应该来自岸上的山体。水下建筑群落有30处，2001年、2006年，中央电视台等单位分别开展过两次水下考古探秘活动，主要集中于一座顶部距离水面4米的石质建筑，这座建筑目前判断为祭祀塔，有五层，高19米，底部也就是第一层长90米，宽63米；第二层宽63米，第三、第四因为局部坍塌无法测量，第五层也就是顶部宽27米，呈斜坡状金字塔形，形成一座精心构建、支砌整齐的巨石建筑。2007年，云南大学民族研究与文物评估中心、云南省考古所等7家单位又对位于ⅡG区的一座石质建筑进行调查，知道该建筑呈人字屋脊状，横截面为三角形。由于受各种外来因素影响，遗迹部分已经坍塌且有变形现象，坍塌后遗迹面积长83米，宽14~21米，高0~3.7米。显然，两座建筑都属于巨型石质建筑。专家对于出水的石质文化构件进行鉴定，发现上面的文字符号、图案，完全依托金属器雕琢，这是一个令人振奋人心的信息。根据建筑基本矗立于水中的实际，考古学家鉴定该建筑群落“缺少地震后自然垮塌、崩裂等所应有的现象”。

抚仙湖水下遗址的石质建筑群落有30处，最深的地方距离水面的垂直高度为89米，最高的地方距离水面垂直高度为4米。2013年以来，由于干旱少雨，最高建筑的顶部垂直距离已经不足1米，人们只要卷起裤脚，就可以站在这座石质建筑的顶上，观察抚仙湖周边的美丽风景。在抚仙湖水下遗址的一些石质建筑上，我们发现了一些英文字母，发现了0、1符号，发现了甲骨文形体的“易”字，发现了日月为易的图像。这个图像，根据《易·系辞》的原理，可以一一演示为数字卦当中的乾、兑、离、震、巽、艮、坎、坤八卦。同时，古老的书写体数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可以一一从图像当中分辨出来。

至于该遗址为何沉陷于水下，2014年1月10日《云南日报》刊发的一篇报道可解此谜：

<sup>①</sup>李品声、耿卫、张涛：《抚仙湖水下考古》，云南美术出版社2008年版。

近日，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南京博物院集刊》第十三辑“考古探索”栏目指出，抚仙湖水下遗址系自然下沉所致。

距离昆明市东南约60公里的抚仙湖，有一片2.4平方千米的石质水下遗址。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所原所长刘庆柱指出：“抚仙湖水下考古可以上溯到1992年。”“考古探索”栏目刊出的云南中华文明研究会副会长黄懿陆撰写的《云南抚仙湖水下考古简介》，分别介绍了2001年、2006年、2007年3次水下考古探秘的情况。该文根据中国科学院南京湖泊与海洋研究所出版的《抚仙湖》一书提供的科学数据，通过计算分析认为：在12000年前，抚仙湖面曾高出现在的湖面30米至40米，抚仙湖水下遗址目前沉陷在水中位置距离水面最高的石质塔形建筑，当时应该建在垂直高度距离水面7米至17米的岸上。其后，这座高19米的五层石质塔形建筑就随着盆地的下沉而下沉，以每千年下沉6米至7米的速度下沉到了今天的位置。目前，我们知道抚仙湖水下遗址大约有30处建筑群落，最深的石质建筑距离水面有89米，按照这个速度推断，4000年到6000年前，最高的这座塔形建筑才开始下沉。而在20000年前，目前垂直高度距离水面最低的这座石质建筑群落尚未下沉，仍然矗立在抚仙湖岸边。

抚仙湖水下遗址位于抚仙湖东岸，面对着西边的尖山。在风和日丽的日子，水下潜水员李忠宝经过连续三年的观察，发现只要有太阳出现，其中的第一束光泽就一定非常准确地照射到尖山的峰巅上。从“磨刀山”到抚仙湖遗址相距至少有600米，一座由30处集中构建的巨石建筑群落不少于数亿块甚至更多的石头，是什么人，在什么年代，因为什么原因要在这个地方支砌石质建筑，在什么年代又是因为什么原因，这批人又放弃了这块风水宝地，离开了这个地方呢？国际人类学界的基本观点，可能可以为我们揭开这些不解之谜提供帮助。

## 二、易学揭示人类文明社会起源的真相

在中华文明起源研究探索的过程当中，提倡中国文明西来说者的主要证据并不新鲜。

一般而言，目前国际学术界关于中国文明起源初始的观点，以殷墟为标准。殷墟文明的主要标准有农业、家畜、蚕桑业、陶业、骨卜与龟卜、青铜业、车战与人